

青年學佛國際化的史實與展望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講於慧炬雜誌創刊三十周年慶祝大會

鄭振煌

一、前言：國際化是學佛的大趨勢

再過九年，我們就將進入二十一世紀。這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，觀察家稱爲「大轉型期」。一夕之間，每一個人都在討論新的世界秩序和高科技社會的來臨，科技的發明加速，資訊的技術日新月異。人們的注意焦點，從核武戰爭的威脅和工業化社會的物質享受，轉爲生活品質。

由於通訊、資料處理、生產、交通、新合成物質、工程和生化科技的革命性發展，人類生活產生巨大的變革。通訊和資料處理的便捷，使得資訊如水銀瀉地般地無孔不入，交通和傳播媒體的快速，也使得大家天涯若比鄰，足不出戶而能知天下事。國界被打破了，國際文化正迅速掌握我們每一天的生活，地球村的時代正式來臨。

科技的進步固然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準，但也產生若干嚴重的問題，尤以環境污染、人心敗壞、精神饑餓爲燃眉之急。

這三項大轉型期的問題，都是源自人性的墮落，惟有宗教才能解決，因此大多數未來學家都承認我們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精神重建。社會學家麥克斯威爾（Nicholas Maxwell）更指出，一切科學研究都應建立在智慧的哲學，而非知識的哲學之上，如此對世界問題的解決才能有所幫助。也就是說，我們須要宗教的智慧和慈悲來增進人類福祉。（註一）



不幸的是，各宗教之間卻往往各持己見，互相撻伐，以自我為中心，排斥異教，形成惟我獨尊的宗教歧視，實在是宗教人士的最大諷刺。

甚至在同一宗教之中，也有宗派或山頭之爭。就以佛教為例，大小乘互相排斥，顯教與密教涇渭分明，禪與淨又自是非他，各道場之間也自擁山頭，少見往來。

其實，這些鬥爭的現象都是因為人們的無知，把宗教給政治化了，把宗教當成另一種形式的政治鬥爭。提倡和平、正義、公平、博愛、倫理等美德的宗教人士，有些人竟然「我執」和「法執」比非宗教人士還要重，人世間的悲哀莫過於此。

因此，近幾年來，國際間興起宗教對話的風潮，邀請各宗教人士聚會討論，尋找促進世界和平的良方。

宗教間固然須要對話，以期異中求同；宗教內更須要對話，以期同中容忍小異。佛教中的各種傳統或宗派，都標榜是佛陀的傳承，只不過是不同時空下的不同對治法門而已，豈有大小優劣之分？

《金剛經》說：「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。」「若菩薩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。」「菩薩應離一切相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「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。」凡此都是在說明，如想證得如來，不可執取任何外相的差異，而學佛國際化或許是其中有效的工具之一。

學佛青年是佛教未來的中堅，為著佛法的永恆宏傳，更為著世界和平的達成和涅槃寂靜的證得，應該有必要引導青年學佛朝向國際化，一則切磋琢磨，取人之長補己之短；再則擴大心胸，泯除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廣修菩薩道，圓成正覺。

學佛國際化並不是趕時髦，古已有之，否則光芒萬丈的中華佛教文化必然無法形成。本文便是本著這個理路，先介紹青年學佛運動國際化的譯經事業和幾位楷模，再嘗試描繪其可行藍圖，以期再開未來青年學佛運動。

二、青年學佛運動國際化的譯經事業

佛教本是一個國際性的宗教，唯其具有國際的性格，才能宏傳於全世界，也因宏傳於全世界，才能綻放光輝燦爛的花朵，南北並傳，顯密同彰，東西相映。

據說，佛教教主釋迦牟尼通曉九十九種語言，「自出道至入滅，五十年間，往復遊行恆河沿岸中印度諸國，不揀僧俗、賢愚、貴賤、貧富、老幼、男女，隨宜說法而教化

之。聽佛甚深微妙之理，進而為弟子者，達數千人之多。」（註二）釋尊滅後一百十六年，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登基，雄才大略，崇信佛法，派遣九位長老前往各地傳法，東至緬甸，南至錫蘭，西北至馬其頓、敘利亞、埃及，北至克什米爾、阿富汗、尼泊爾等地。（註三）使佛教變成一個國際性的宗教。

自佛教於後漢永平十年傳入中國之後，梵僧紛紛來華，中國高僧也西去取經，形成世界文化史上難得一見的譯經盛況，也為中國佛教奠立千秋萬世的基礎。據元代法寶《勘同錄》所述，佛經翻譯情形如下：（註四）

朝 代	譯 人	部 數	卷 數
後漢永平十至唐開元十八年（六七—七三〇年）	一七八	九六八	四五〇七
唐開元十八至貞元五年（七三〇—七八九）	八	一二七	二四二
唐貞元五至宋景佑四年（七八九—一〇三七）	六	二二〇	三三二
宋景祐四至元至元二十二年（一〇三七—一二八五）	四	二〇	一一五
合 計	一九六	一三三五	五一九六

由上表可以看出，自後漢永平十年至唐開元十八年的六六三年間，總共有一七八位譯主，譯出九六八部四五〇七卷佛經，為中國佛教的鼎盛時期，隋唐佛教之所以能大放異彩，涵泳印度佛教而予以中國化，應當與這個國際化的學佛運動密切相關。自從唐開元十八年至元至元二十二年的四九六年間，譯經主只有十八位，譯出三六七部六八九卷佛經，國際化的學佛運動趨緩，似乎也影響到佛教的衰落吧！

中國佛教文化的所由形成，大多是由西方高僧陸續移來。為了要進而探本尋源，對於這些高僧來華宣譯的業績，乃至他們本民族的文化淵源，應有必要加以考溯。因篇幅所限，僅列出這許多東來的譯人及其祖國名稱：

1. 從大月氏國來的，有後漢支婁迦讖、支曜、吳支謙、支疆梁接、西晉支法度、東晉支道根等六人。

2. 從安息國來的，有後漢安世高、曹魏曇無讖、西晉安法欽等三人。

3. 從唐居國來的，有後漢康巨、康孟詳、曹魏康僧鎧、吳康僧會、東晉康道和等五人。

4. 從于闐國來的，有西晉無羅叉、東晉祇多蜜、唐提雲般若、實叉難陀、智嚴、尸羅達磨等六人。

5. 從龜茲國來的，有曹魏白延、東晉帛尸黎蜜多羅、姚秦鳩摩羅什、唐若那等四人。

6. 從罽賓國來的，有東晉僧伽提婆、卑摩羅叉、苻秦僧伽跋澄、姚秦弗若多羅、佛陀耶舍、曇摩耶舍、劉宋佛陀什、曇摩蜜多、求那跋摩、唐佛陀多羅、佛陀波利、阿彌真那、天息災、法護等十四人。

7. 從印度各地來的，有後漢迦葉摩騰、竺法蘭、竺佛朔、曹魏曇柯迦羅、吳維祇難、竺律炎、東晉佛陀跋陀羅、苻秦曇摩婢、北涼曇無讖、劉宋僧伽跋摩、求那跋陀羅、竺法著、蕭齊曇摩伽陀耶舍、求那毘地、梁月婆首那、真諦、元魏曇摩流支、勒那摩提、菩提流支、佛陀扇多、般若流支、毘目智仙、北齊那連提黎耶舍、北周攘那跋陀羅、闍那耶舍、耶舍崛多、隋達磨闍那、毘尼多流支、闍那崛多、達磨笈多、唐波羅頗迦羅密多羅、伽梵達磨、阿地瞿多、那提、地婆訶羅、李無諂、菩提流志、善無畏、金剛智、般刺蜜帝、阿質達霰、達摩戰涅羅、不空、般若、趙宋法天、施護、智吉祥、金總持、遼慈賢等四十九人。

8. 從師子國來的，有劉宋僧伽跋彌、唐師子國三藏等二人。

9. 從扶南國來的，有梁曼陀羅仙、僧伽婆羅等二人。

10. 從其他西域、南海諸國和國度不明的地方來的，有後漢竺大力、曇果、西晉疆果婁至、支法度、若羅嚴、東晉竺曇無蘭、竺難提、苻秦曇摩持、鳩摩羅佛提、曇摩難提、西秦聖堅、僧伽陀、浮陀跋摩、劉宋薑良耶舍、伊葉波羅、功德直、蕭齊摩訶乘、僧伽跋陀羅、達磨摩提、曇景、元魏吉迦夜、達磨菩提、唐菩提登、彌陀山、菩提金剛、達摩栖那、滿月、智慧輪、達磨伽耶等二十九人。（註五）

這些西方譯師來華，除了仰慕中華文化之外，都是爲了弘化和講學，也可算是學佛運動的國際化，使中國文化獲得新的營養，開展先秦時代以來的另一異彩。如，安世高「遊方弘化，……始到中夏。」（《高僧傳》卷一本傳）曇摩難提「常謂弘法之體，宜宣布未聞；故遠冒流沙，懷寶東入。」（《高僧傳》卷一本傳）鳩摩羅什欲「使大化流傳，洗悟朦俗；雖復身當爐鑊，苦而無恨。」（《高僧傳》卷二本傳）菩提流支「志在弘法，廣流視聽，遂挾道宵征，……來遊東夏。」（《續高僧傳》卷一本傳）伽梵達磨「遠踰沙磧，來抵中華，有傳譯之心，堅化導之願。」（《宋高僧傳》卷二本傳）彌陀山「志傳像法，不憚鄉邦，杖錫孤征，來臻諸夏。」（《宋高僧傳》卷二本傳）他們既爲講學而來，

就得翻譯經典，其方式有五種：一、譯不忘講，二、講而後譯，三、譯中有講，四、且譯且講，五、譯後覆講。（註六）

至於中國的主要譯經師或取經師，東漢有安玄、嚴佛調，西晉有聶道真、法炬，東晉有法顯、智猛，南北朝有朱士行、寶雲，隋朝有智賢、會寧，唐朝有玄奘、義淨，五代有智宣，北宋有惟淨、道圓、行動、建盛、光遠、法遇、辭澣、懷慶、惠戈、善洪、紹愨、紹暹、繼全、奉禮、本淨懷問、自然、尊奉、德圓、又仙、清雅、守元、真泰、德欽、惠德、守斌、清成、惠則、可蘊、志瑜、智昇、紹頻、廣原、懷問得濟，元有智慧、且壓孫安藏、廣福，明有智光，清有工布查布、嘎卜楚薩木丹達爾吉、穆丹爾吉、阿旺札什、額爾德尼、琢璩瓊瓚，民國有法尊、呂澂、大勇、湯住心、法舫、了參、芝峯、慧圓、蔣維喬、王弘願、高觀如、墨禪、江紹原、馮承鈞等人。（註七）政府遷台後，譯家多出，此處不予贅舉。

三、青年學佛運動國際化的幾位楷模

漢唐時代，我國活躍於西域最悠久的國人，應屬佛教高僧。從紀元三世紀，至十一世紀終，上下八百年間，我國歷代高僧訪問西域（印度）者，達一百八十餘人。最盛時期，長達兩世紀，這是世界文化史上極重要的旅行。他們之所以發願西行取經，主要是對前譯的佛經不滿意，想要尋找新資料，有所補正。其中以法顯、法勇、宋雲、惠生、玄奘、義淨等最為傑出。他們一方面在求取梵文經典及傳播中國文化，一方面並把印度天文、曆法、醫學、因明學、工藝等學傳入中國，影響中國文化甚鉅。（註八）以下簡介法顯、玄奘、義淨三位中國最著名的取經師。

(1) 法顯及其《佛國記》

法顯於東晉弘始元年（三九九）自長安出發，經西域諸國，抵達印度，遍禮北天竺四大塔及中天竺佛跡八處，住錫蘭二年，取道爪哇，由水路回國，於義熙十年（四一四）登陸青州（今山東），凡十五年（或說十三年），歷經三十餘國，他將所見各國佛教狀況，撰成《佛國記》一卷，雖僅九千五百餘字，卻精確簡明，為今日研究中印交通史及中亞中古史地者，所必需之參考資料，已被譯成法文、英文等外國文字。

法顯登陸美洲的說法，雖然得不到確切的證據，應予存疑，但他經由印度洋、南太平洋、太平洋而東太平洋，航行半個亞洲，於四一四年登陸青州。他歸國的年代，猶早

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千零九十年，早於麥哲倫發現菲律賓一千一百零七年，在我國留學史上，他是第一人。在世界航海史上，他也是第一人。他對國家民族及中印文化的交流，貢獻甚巨，自不殆言。

(2) 玄奘及其《西域記》

玄奘生於隋開皇二十年（公元六〇〇），貞觀二年（六二八）西行，歷經西域十六國、土耳其斯坦、阿富汗而入印度，周遊全印度，貞觀十九年（六四五）回國。前後留印十七年，遍歷一百一十國，傳聞而未至者二十八國，以所見所聞各國的宗教、風俗、聖跡、傳說等，撰成《西域記》十二卷，取材之廣，記事之精，於佛教史學上可謂獨步古今，讓吾人得以了解第七世紀世界之大概情形，已被譯成英、法、俄、德等國文字。

玄奘在印度期間，曾用梵語著書三種：(1)《會宗論》三千頌，意在融會「瑜伽」、「中觀」兩系的宗旨，消弭當時印度的爭論。(2)《制惡見論》又作《破惡見論》一千六百頌，破小乘正量部師般若瓊多的《破大乘論》。(3)《三身論》三百頌，讚佛功德，啟發信仰。又曾譯《老子》一書為梵文，影響亦大。

玄奘攜帶回國的梵本佛典共有數百部（後存六百五十七部），晚年致力於佛典的翻譯，前後十九年，譯出七十部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，其著作除《西域記》外，尚有《表啓》一卷，為向統治者啓事之作。歿後，由弟子窺基光大其學說，稱為「慈恩宗」。（註九）

(3) 義淨及其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

義淨於唐高宗咸亨二年（六七一）從廣州出海南行，經室利佛逝（蘇門答臘）至印度，遍遊各地，歷三十餘國，凡二十五年，於武則天證聖元年（六九五）回到洛陽，得梵本經律論近四百部，譯出五十六部，二百三十卷。又著有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二卷、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四卷列述中國、朝鮮、西域的入竺求法僧五十餘人，除記述各求法僧周遊印度的事實外，也附著者經歷實況，對南海敘述最詳，為歷史研究之重要資料。

在律儀方面的撰述，則有《別說罪要行法》、《受用三水要法》、《護命放生軌儀法》各一卷。另有《略明般若末後一頌贊述》一卷，述印度「金剛般若」譯的傳承及以九事解九喻的觀行要義。

四、青年學佛運動國際化的規畫

青年學佛運動既有國際化的必要，從歷史記載又可看出：青年學佛運動的國際化，是中華文化再創新頁與佛教發皇昌盛的先決條件，則未來青年學佛運動的國際化該如何

規畫，應是值得重視的課題。

我國即將躋身開發國家之林，外匯存底多達七、八百億美元，僅次於日本，為世界之第二位，因此應該有能力也有義務推動青年學佛運動的國際化，期望教界高僧大德能邁出這一門檻，為世界佛教再創新紀元。

以下是幾項可行途徑，提供諸先進參考：

(1) 舉辦「國際佛教」系列講座：邀請國內外學者介紹各國佛教的歷史源流及現況，然後製作成書、錄音帶、錄影帶，並以多種語言文字發行。

(2) 舉辦「國際佛教文物巡迴展」：邀請各國佛教界共襄盛舉，提供佛教文物，製成多種文字說明，在世界各地巡迴展出。

(3) 舉辦「國際佛教參訪及交流活動」：讓各國佛教青年透過訪問及聯誼活動，增進彼此情誼，並了解各佛教傳統的內涵與修持法門。

(4) 發起或參與「國際青年佛教組織」：目前已有隸屬於「世界佛教徒友誼會」的「世界佛教青年會」，還有「世界佛教僧伽會」內的「青年委員會」，但其活動似嫌不夠積極，應設法予以活化。

(5) 舉辦「國際青年佛教學術會議」：針對佛教的生活化、學術化、國際化、現代化，設計各種主題，讓各國佛教青年從研討中釐清最佳的修學途徑。

(6) 舉辦「國際青年學佛營」：教導各國青年坐禪、念佛、齋戒或領導統御的方法，奠定進一步修持的基礎。

(7) 發行中、外文對照的雙語報章雜誌：除了傳播世界佛教的最新訊息外，還可增進讀者的語言能力和佛學知識。

(8) 製作外文廣播、電視、電影節目：目前教界已能充分運用大眾媒體，但都僅限於中文節目，應增加外文節目，至少在 I C R T 就應提供英文節目，讓外國聽眾也有機會接觸佛法。

(9) 成立「國際譯經院」：邀請專家學者主持，從事各種佛教傳統之間的互譯工作。

(10) 成立「國際佛學院」：除了傳授佛教知識外，還要特別注重各種語文的訓練，至少應包括中文、英文、日文、藏文、巴利文、梵文。課程可分各種深淺程度，修業年限則須長達五年以上。

以上依執行難易程度排列，前八項均可立即進行，後二項則可列為遠程計畫。人才為一切事業的基礎，因此培育人才是首要工作。

五、結論

大專青年學佛運動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，成效已經逐漸顯現出來。台灣佛教水準的提高、學佛年齡的降低、學佛人口的大增、學佛活動的頻繁……應都與此一運動有關。展望未來的世界潮流，國際化是必然的趨勢，也是我國責無旁貸的世界責任。不論是世間法的再創中華佛教文化黃金時代，或出世間法的離相去執，學佛運動國際化都是不二法門。

古來高僧大德，大多於青年時代多方參學，才能成就其宏法利生的事業。企盼護持青年學佛運動的先進們，繼續開拓學佛國際化的大路，引領學子們進入更寬廣的淨土。

註釋

- 一、Kun Mo Chung, "Science, Technology and Religion — A perspective on life in the 21st century".
- 二、黃懺華，《佛教各宗大意》，焦山智光大師獎學基金會印，頁八。
- 三、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正聞出版社，民國七十六年九月二版，頁八一至九五。
- 四、梁啓超，《佛典之翻譯》，收於張曼濤主編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」《佛典翻譯史論》，大乘文化出版社，民國七十七年七月二版，頁二八三至三六一。
- 五、谷響，《古代來華講學的西方譯人》，收於前揭書，頁一一至二九。
- 六、同前註。
- 七、參見關德棟：〈五代及宋代中印佛教僧侶的往來與譯經〉，周叔迦：〈宋元明清譯經圖紀〉「續明」：〈三十年來中國佛教界之譯經〉，梁啓超：〈佛典之翻譯〉等文，均收於前揭書。
- 八、請參見東初法師：〈中印佛教交通史〉，中華大典編印會，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初版。
- 九、亦請參見張曼濤主編《玄奘大師研究》上、下兩冊，大乘文化出版社，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初版。